

眞繫

ル 5  
3254  
19



凡 5  
3254  
19

滇縣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三冊

朱有勳 明 汝南王周王子

無為寺碑

范言 大理府同知浙江人

點蒼山神祠記

王奎

董莊敏死節威楚序

藝文目錄

昭  
和  
六  
月  
廿  
七  
日  
錄

楊慎

大理府志序

董玘

侍郎浙江會稽人

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諸葛元聲

諸生浙江蘭溪人

滇史自序

劉綎

副總兵南昌人

擒岳鳳奏捷露布

陳用賓

巡撫福建晉江人

孝節婦傳

王守仁

南贛巡撫封新建伯浙江餘姚人

書六通

楊慎

寫韻樓論轉注書

張居正

太師大學士湖廣江陵人

十三札

楊慎

兵備道姜龍去思碑

陳于庭 左都御史江南宜興人

王元翰墓表

陸深

祭楊邃菴文

蔡毓榮

本朝綏遠將軍雲貴總督錦州人

籌滇十疏

楊名時

江南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禮部尚書諡文定

飭定夫徭示

永禁加煎壓散示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明汝南王朱有勳無為寺記

葉榆多名山紫城西北有曰銀溪山者蒼蒼山名峯之一其麓有溪出自峯之北崦其濶約二十弓許東流入洱海寒泉清冽可飲可濯時雨乍晴飛瀾走湍冷然可聽溪之旁多秀石香草翠肌而玉脉碧葉而金花好事者往往取為軒窗之玩繇溪而入榛莽蒙翳路若窮然思欲回履忽聞絕壁峭巖之間有人聲知為幽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歇且進歷幽巖躡石磴翛然若

真卷八之三

藝文

飄浮騫騰則身已在萬頃雲上矣流盼容與愈進愈佳松濤響空蘭氣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行可數里兩山豁然奇秀疊出中有龍象之宮數緇衣導余以入燒枯松煮寒泉有名龍苑菴者構於風篁雲木之杪海霞島雲來吾目中天風虛嵐牽衣縈髮余卽牀跏趺對僧無語不覺時移而夕陽在木末矣余樂安佚愛清潔故自髫歲已抱塵表之想以時多乖不克旣遂重蒙伯父皇上拯余於萬死之中置之極安之地心怡身榮故得探此勝事亦足以愜素懷譬池魚籠鶴游泳翱翔於巨壑青冥向之所謂潔清者其或庶幾乎噫蘭亭不遇右軍則修竹蕪於榛棘清流混於汙池矣是峯也使余不記其梗概則山川秀氣湮沒於遐陬將來豈不爲雲林之愧歟

范言蒼山神祠記

蒼山麓有神祠于蒙氏時僞封中嶽元初又稱龍神似瀆且僭嘉靖改元兵憲姜公龍釐而正之曰蒼山神云山首崑崙雄鎮一方載諸祀典丙辰歲廟被火郡父老請新之木石之工俱出之民勸導奔走則楊權與有力焉越明年廟成視昔加倍適太守楊公仲瓊至廼謁廟而落之民甚謹也明年同知范言且北上郡父老請記於時見尸祝者以絳帛纏青蛇入於府城號於

衆曰此蒼山神也人聚而觀之亦曰真蒼山神也怪民之瀆神而未達禮因作詩三章俾祀神者歌之其一迎神曰羌社日兮辰良修祀事兮孔臧明余發兮至止肅冠履兮趨踰穆將愉兮恐後思神德兮無疆奠坤極兮底定習坎澤兮汪洋嗟英爽兮寔寔赫威靈兮堂堂其二降神曰白雲祈祈兮神監余而來降靈雨灑空兮忽淒其而以風續諸從兮如水駕萬馬兮騰空揮旗而搖搖兮擁幢蓋揚靈其剌剌兮閃電虹奏鸞笙兮噦噦發鼙鼓兮逢逢雜椒漿兮蓀莖藉蘭肴兮蕙叢拜稽首兮休享賴神錫今年豐其三送神曰神之逝兮俛俛悵靈修兮曾莫余阻挾

魚鞞兮在天射狼星兮如雨聳長劔兮殪媚狐操短兵兮族碩鼠來克余佑兮去亦余撫田穰稔兮林有檉楸豈無崑崙兮兼爾梁父於維點蒼兮永鎮茲土

王奎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龍亡虎逝而羣狐嗥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可以觀大人之變明治化之迹也按元史龍溪集紀天厯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逃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銳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唾賊罵不絕聲賊怒裂而殉之明年敗狐伏誅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諡曰莊

懋旌其門官其子時中子斥臨安時中爲文學掾一如集中言  
泣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于朝時中懼其事之荒湮  
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爲我序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  
遠服曾不多見昔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  
死睢陽雖武夫小卒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怪  
也唐史列之於傳植大義于後世者至矣敗狐之叛中慶大藩  
也威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  
之知事未吏耳食九品秩乃凜凜乎仗大義樹大節寧死而不  
顧見理明而臨事不眩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繇

而生哉子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  
載莊懋死節事豈史闕歟抑在遠略歟抑述史時雲南未附不  
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遠而略則失之矣  
因爲述之於簡以補史氏之闕云

楊慎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爲西南巨浸蒼山像靈鷲  
爲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人英又褒然育煥然縉  
犁然有當於中士之奧區卓乎無謝於南溟之奇甸焉嘗稽之  
往籍緯書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邱滇池

比之猶爲邇封陸終爲皇帝之所娶若水爲顓頊之所生產里  
爲湯亳之貢國濮人爲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矣待  
常頌爲通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  
若韋臯若徐雲虔若竇滂若樊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  
曰臚列實則錄存書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焉  
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略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一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惡其能說極命草木  
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繙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  
憲使默泉吳公參伯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安公板令於太守黃

巖蔡公蔡公奉楮及幣禮謁給諫宏山楊公荆守侍御中谿李  
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著之詳於  
是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例大增舊文閱數月  
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則黃巖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  
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躔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  
景物者一一鼎新之賁飾之輪之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  
之蘋洲謝宣城之疊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乎慎也恩謹  
裔土流成滇陰紫城蒼麓夙嘗受館僦居香界珞岑昔饒解鞍  
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



兆之後云爾

董玘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吾鄉劉君景晦磊落士也少挾奇負年幾四十始成進士益砥礪檢押欲自表見及官刑曹曰吾甯不能析律骹令采譽稱毋害哉顧吾心不可故折獄獨不爲奇請他比一視法上下自爲主事爲員外郎爲郎中皆然今年秋擢守雲南郡或私謂君得無難遠道與則笑曰受命爲守敢憚遠爲然則易遠方歟曰爨燹亦吾民也吾何敢易或以語予予曰君言固當且不見夫爲車者乎騎軹輶軫軫式較木皆可爲也至于爲輪其材必以檀非

是不甌則折矣豈非以其材堅其行遠完久也哉用君于遠殆類是矣且家君嘗爲是郡其政與俗吾知之凡郡之所轄爲州者四爲縣者九而地之所出民之所食者不能當中土一縣環十里而爲州及三四里而爲縣其始特爲控制夷民之慮故以吏多而安而其久也民亦以吏多而病矧郡居藩省下徵役視他郡恒倍焉而皆取之披羶椎髻之民役有更而歲無休嘻亦病甚矣然而其民擔負茹菽忍死以趨事而不能自達者遠故也而吏于其土者水涉山行凡萬里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道塗之險凌冒之虞接于其形而動于其慮其不私便其身

圖而修百姓之急者小吏百一長吏十一而黜陟之典又常不當于幽明亦惟其遠也民以其遠既病而不能自達故盜恒多吏以其遠既至而惟身之圖故政恒廢蓋家君之始至也幾不可理咨弊而鏹擱強而決逆鏹而漑籍侵漁蠲逋負倉庾出納賦役下上凡有司之政一更其舊而民少息茲家君去郡又十餘年其所規立存與否予不能知然民告病如予所知者必益以甚矣蓋其勢非得賢守制力堅而榦局完者無以宣上德而懷遠民宜君之往也夫古之立功名者固多奮迹于遠君不難遠道豈爲私便之圖不易遠民必有惠綏之政吾知其宣力致

遠卓然自表見而起任大車以載之功者於是乎在中土樂郡夫孰不能之也劉君聞予言而獨喜固邀書以爲贈蓋君之弟嘗受學于家君雅相善也而又踵家君之故郡故遂次第其語以贈之且以詢滇之耆老道家君之事于今何如也

師範曰公之先人諱復宏治間守雲南廉幹有爲後竟以讒去瑣瑣者膺職仕矯矯者蹶畏途世局固無足怪也然其子與孫科甲蟬聯人以比莆田林氏蓋亦食太守之報哉

諸葛元聲滇史自序

亭毒渾元之氣峙山流川發脈崑崙而其龐厚奇佻者自燉煌

隴氏葱嶺老君龍從劣崩盤錯萬里以至于滇則曼衍坦綽忽  
開沃野水每聚自山頂而金沙黑水亦隨山分流或入東海或  
入南海至其總滙于金馬碧雞之間者厥名滇池周廣三百餘  
里旁地肥饒數萬頃環蠹巖岫下瞰巨浸冬溫夏涼曾無襍穢  
凍粟之苦四時卉木未嘗改柯易葉風微狂颺澤不腹堅彌望  
汪洋引手可掬晴沙月渚遊不擇時載酒舫歌留連竟夕蓋挾  
洞庭之勝而絕無駭浪驚濤領西子湖之宜而不勞工力修築  
真天壤間一奧區也惜皇初以來爲棘爲櫟椎結環耳鳥語嘍  
麗獠獠狃狃故阿衡紀貢筐姬公敘王會僅象齒短狗孔鳥乘

黃丹鹿而已

夫空青丹砂琥珀瑋瑋珍寶且不少概見尚何

竹素文史哉昔祖龍鞭石梁海濶慕巡游開滇五尺道罕越跬  
步漢武經營十餘年糜竭筋骸倡六郡爲羈縻復戀戀穿長安  
土象昆明鯨石吐吞女牛拱立末繇窺九隆藩籬嗣孫馳魂金  
碧之神儼然遣諫議持節違祀徒有移文頌禱止已况蒙段姦  
符禍唐二宋乃至數百年之久哉天厭華土久穢蠻荒雖蒙古  
授爵頒璜瀟風猶悶特命真人崛起南服重闢堪輿俾齒髮壬  
林改頭換面追維前轍中更三千餘載若彼九賧百夷已矣其  
間明王哲后甯無締構名紳稚士甯無矢陳師武臣力甯無驅

除卽諸酋廢興各稟成敗得失至於山神海靈珍禽瑰獸蟲魚  
墜菌之麗其能寥寥稱平分疆啓土檮杌攸存羣玉庸成漆  
園竹汲期古稽今之士往往樂道之奈何拘局代異猥云無徵  
自慳名筆不一彰往也元聲小草餘生大觀未備經笥賺腹孤  
陋眇聞庶幾浸涉五車奪于家貧學殖弗茂殘簡蠹魚屈伸以  
寸又何克窺作者之堂與昔賢橫軫然向平有願不俟婚嫁瓠  
匏苦葉浪欲濟人神情躍然頓思涓補往時挈弟元伯徒步入  
滇愛其風土純鮮棲遲偃仰不覺數歲偶與張元實喬晉卿談  
十二王故實怪其荒憬寥閨墳籍湮蕪惻然有動于中也遂欲

撫佚撮殘寫集聞見成一家之言第洪鍾寸筵綆短坎長懇無  
以振逸響引寒流而一往深衷便難拚割於是齒哀牢之詭誕  
竦擒縱之威靈瘴箐蠻圻踵躑幾遍已而擔簦東徙涉歷多方  
苟觸本實靡不諏遺拾唾畋漁纍存雜物卮言獲眎拱壁乘窮  
揆極又三十年于茲始得上溯鴻荒下臻熙代繭管十易排纒  
方新合爲十二卷計數十萬言緘在行笥隨跡海內未敢輕以  
示人非逃兩則之誅正恐貽十襲之哂也白首塵埋所甘心焉  
嗚呼書劍無成清時坐廢身旣隱矣焉用文之夫邱明訓炙尼  
父有病誇誣孟堅詳贍承家尚嗤短識矧余山林滄譎勦竄挂

漏抱茲覆瓿之章冀邁嗜痂之癖不亦難夫元實聞而慰余曰  
亡患也壤擊衢謠勿闕帝耳小家曲說罔措芻蕘今有聖朝統  
一之輿圖卽不可少雲南之職貢有雲南今日之職貢卽不可  
無全滇史氏之完書置諸桂室蘭臺疇云非似雖然蚤不度量  
強負崇竑一映如斯聊足藏往事資曠聞云耳知我罪我敬請  
聽之

師範曰舊聞滇史之名而未見其書丁卯六月雲芝鄭君自  
蘇購至引據極爲賅博然皆予繫中所曾有序文頗自負爲  
刪其晦澀牽率之句錄而存之庶三十年苦心不至埋沒或

亦瑯琊生之所樂聞也

劉綎擒岳鳳奏捷露布

雲南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劉綎爲仰仗天威蕩平巨寇恢  
復三宣六慰傳露布以報大捷事伏以王靈丕振恩威暨及於  
邊陲天命維新聲教復施於荒服幸膚功之克捷占景運之重  
熙參照逆夷岳鳳等原以土司部落糞草賤夫狐媚欺孤謀主  
奪印雄吞六慰威劫三宣馴至結連逆黨蠶食諸夷遂又勾引  
莽酋憑陵中夏上年襲殺官軍肆無忌憚近年侵犯內地實寓  
伺窺蓋謂騰越永昌皆彼邱壘所在碧雞金馬亦其桑梓故墟

是以蜂屯蟻聚謀爲不臧輒敢鳴嘯張志非在小憑孽狐之  
邱跳梁見怪恃狡兔之穴跽伏偷安以爲威弧不射安知天網  
莫逃本職奉命以來神飛智湧足蹈心馳自奮與賊勢不俱生  
恨不滅此而後朝食爰於萬曆癸未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橫槊  
誓師分哨並進披歷險隘直抵賊巢元惡旣以倒戈就擒脅從  
悉皆俛首受縛月射千山喜獲田禽之利風行六詔載揚霜隼  
之威惟時大義激於衆心勝氣騰於千里神武龍驤於七校懽  
聲雷動於九天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戈戟連雲直欲移烟  
塵於海島鼓鼙動地還期洗兵甲於天河鬼域盡在目中凱旋

指諸掌上虎穴笑談平功收不戰狼烟呼吸息勦底咸甯據金  
沙城蠻哈言有大而非誇通寶并跨南溟信無行而不利土地  
充拓者遠近不下數千餘里擄掠奪回者旄倪槩計數萬餘人  
緣相機宜薄施措置撫岳鳳而姑縱之欲南夷聞風而懷服討  
蠻莫而隨宥之欲逆黨畏威而創懲招孟密褒其母之慈賢招  
孟養表其兄之忠憤縛罕氏以復干崖之故土納木邦以慰殘  
蠻之來歸誘洞吾之忿爭使之自相屠戮諭阿瓦之款附使之  
反面仇讐襲賊將於孟密剪黠夷之羽翼擒莽壻於孟養去劇  
寇之爪牙至於芒市錫波猛甸遺氓之失業久矣則招安之以

厚我之藩籬南甸雷弄蓋達黔首之顛連極矣則賑貸之以固  
騰永之門戶切雲霓之思者望風而響應避水火之厄者襁負  
而爭先當鋤強戡暴之威存問死扶傷之惠試兵甫及二月犁  
耨爲之一空遂使海濱梟雄咸謂天威莫測遐陬童叟共歌聖  
壽無疆第念疆宇雖已廓清恭酋猶然肆大若不亟加勦滅終  
爲禍根蔓延際可乘之時而經略譬若建瓴假彈壓之威而剪  
除勢如破竹卽於甲申年二月十一日糾合諸夷歃血威遠營  
剖符定蹤連橫進討蓋雖不殺止殺實則以夷攻夷財不費而  
國威愈張師不煩而天聲益振共集堂堂之陣用成赫赫之功

俟蕩平之後另圖改土設流於平定之餘更宜築關建堡設大  
將旗鼓以控制其要衝立都司衙門而相爲犄角遂行屯田之  
策以足食而財可使富保障堅於未形及練土著之民以足兵  
而力可使強么麼庶幾無患由是雨霽雲開見隴樹蒼山之色  
風清庭靜斷羌絃番管之聲而滇南之安永保萬世無虞矣地  
方幸甚國家幸甚敬馳露布以聞

陳用賓孝節婦傳

孝節婦住氏郡人也年十四通文藝能詩適庠生謝定定應成  
化二年貢生二子住以翁姑春秋高勸定終養定不聽而去除

四川開縣尹久不通音問住周旋勞瘁日夜紡績事翁姑供菽水歷九年如一日勤勤懇懇訓二子期成立謝翁常扶杖出北門望兒去路且拜且泣曰安得吾兒從此來乎見者酸心不忍聽也無何遣二子往迎官邸定方或寵妾相繼毒殺二子計至住姑哭之幾死住藉救得生姑竟死翁衰日甚糞穢在牀席間住兩手撮穢顏色自如靜夜焚籲願減算以益公壽得奉公終天年翁久臥不能起私匍伏榻上仰天叩首曰願來世爲住媳以酬住孝住居皆頽垣破壁窺而見之者無不泣下翁病稍愈憐住苦辛乃邀親鄰勸之嫁曰無以吾衰朽故久勞吾孝婦住

以死自誓哭謝之公哭親戚鄰里皆哭哭聲振四鄰常作詩以見志詩曰雲鬢如蓬久不梳紡麻直到日將晴人皆謂我嫁郎去我去嫁郎誰養姑刈薪芻供朝夕自甘也每感時觸物形之詩章大抵哀而不怨翁沒拮据以喪喪葬廬墓二年守制百日曰吾事已畢矣吾可從吾公姑於地下矣乃用土坯砌戶七日不食而死住姑戚鄧子者買棺殯瘞之得歸終記於其懷當是時謝無族屬矣定亦不知所終云郡人尚義攜香帛拜祭於墓前爲之歌柏舟又爲之歌乘舟至今耆老傳頌其事無不潸然涕淚嗚呼孰謂節義之心不人具也葬之次年合郡舉其事於



有司有司覆以聞天子命建祠致祀得與金華宋氏列昭穆焉  
夫宋氏郵亭一記爲古今絕唱可與天地不朽者間嘗竊讀歸  
終記矣如云姑翁日夜相熬煎嗟怨錯教兒做官三旬九食腹  
未飽一夜十起身難眠公常思兒出北門望闕哀哀哭慟聲日  
日泣兒兒不見攜杖歸來淚滿襟公驅二子往探父親姑鄧母  
挽不住誰知夫寵異鄉妾尋將二子用毒治凶聞傳來至永昌  
姑聞氣絕回仙鄉翁歸泣聲震天地彝倫大變遭非殃妾扶姑  
柩埋荒冢日慘風悽山色冷又云泣翁歸兮無兒葬泣姑兮  
爲孫喪天地爲愁兮人心惶草木爲悲兮猿鶴傷嗚呼若此等  
語真可以照日月泣鬼神動金石真節操冰霜哉住適謝則婦  
當以謝稱今合郡舉稱住節婦若不知其爲適謝者得非惡定  
之甚不欲系姓於定與

王守仁書六通

與安宜慰辭金帛鞍馬書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  
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  
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  
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亦甯不貴使君

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以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與安宣慰論減驛書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

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患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

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南西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則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

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焉

與安宣慰論平宋氏之亂書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甌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

邇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

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益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

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  
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彌  
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  
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師範曰安宜慰乃霑益酋名貴榮素黠驚擁兵自固公以書  
繩之漸就馴擾公固嘗官兵部然其貶龍場特一驛丞彼貴  
榮者先之以米炭雞豚繼之以金幣鞍馬而公之覆之也詞  
溫而厲意婉而深使彼知遷謫中有不可以利誘之人則後  
兩書之投宜其弭耳帖伏矣魏叔子素服膺公與李伯紀謂

伯紀才大公微露力竭處自予觀之李是英雄作用公見聖  
賢規模公能爲李李斷不能爲公真純之較恢張固當有別  
矣公雖寓黔事關于滇故備錄之俾馭土司者得所取法焉  
與楊邃庵閣老求表揚先德書 壬午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於門下至  
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  
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  
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  
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誥於當事也

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江西幸平大憝而見構於權奸也則  
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  
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告乞歸省也則  
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  
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  
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  
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已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  
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  
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

執事之謂其藐然而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  
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  
葬祭贈諡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  
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  
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  
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  
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寄楊邃庵閣老乞誌銘書

壬午

孤聞之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

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

寄楊邃庵閣老論相業書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可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

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日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免死者之所



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懾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

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旣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計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師範曰惟公能爲是言惟楊公能進以是言持權卽用之則行之說也不避禍卽能致其身之說也平易之理運以矯健之筆無匿詞亦無剩意卽以文論自在空同滄溟之上丁卯

長夏記于抱瓮軒

楊慎寫韻樓答論轉注書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拔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於啟誨之乎敢無以復蓋轉注大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為定若法家之玉律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

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為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為字為響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為字天忝舔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舔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為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

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曰生於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曰本陽精而影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曰頭爲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爲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爲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此類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爲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變之義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有韻而其所叶無異於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於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

揚雄太元焦贛易林其取韻又何異於易詩楚辭哉至於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於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行枝葉出於易詩楚辭賦頌元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爲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爲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於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於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卽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園之音云鴨之音鷓鴣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於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於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

呼天爲鐵名曰爲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爲是故爾近日一經之徒尊宋儒比於聖人以旁摻遠紹爲玩物喪志束書不觀爲用心於內聞有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強者攘臂聽予此言也甯無夏蟲之疑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未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於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鞫音芎毛詩之啞音戲古音有在於是特未押于句杪爾譬則縑穀之未裁麴蘖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爲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爲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於是亦使好古者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

張居正十三札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者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貺僕屢峻却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人所爲其主不知也丈會間語次煩爲道鄙意其諸未受禮儀亦宜稽查毋爲乾沒

再惟世臣之道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  
駑騙者之資耳况今朝廷清明倖途斷絕如有違犯雖親不宥  
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有知亦可以此  
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伏惟留意餘不盡言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遠辱翰貺感荷厚情滇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通道馬湖蜀中士  
大夫咸以爲未便俟其論定當有處也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仔至拜去年六月翰貺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載至情非言可

喻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爲時所羈縻遂料理人間事  
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卽時發一宏願願以深心  
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  
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爲已有幸而念  
成緣熟上格下孚宮府穆清內外甯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  
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  
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  
以紀勝當爲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顧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  
開山重造顛末正二三年後卽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太

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草草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禪衣一具內色紵二端少見遠意並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飛滿鬚鬢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之身利那移易遷變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又安四夷嚮風實賴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寡昧所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獎彌以爲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宏願今所作未辦且受先皇顧託之重

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毘盧閣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冗甚未能記俟從容呈上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旣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黠黠狐狄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眾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笑該科亦有劾正通侯事甯併處也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真紫

八之三

藝文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嬰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乎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仗大略撫定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怨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臥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嘆服綿紙既可用以題奏何不可爲書柬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與雲南巡撫王毅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世宗欲取用而方礪菴執言該省常有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尚有否卽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雲南巡撫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將謂彼中尚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漸充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上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爲急此後揆括之令或可免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礪

金之害往大理李中谿先生亦曾言之第以此項專供御用宮中視爲額辦未敢輕議停寢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通奉覽

答滇撫王毅菴

前承厚貺卽璧付令弟以不穀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略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滇人不淺卹刑者乃勦其說以市恩淺之爲夫也憲綱一書雖屢經申飭而臺中竟不遵行蓋惡其不便于已幾欲去其籍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端也前撫鎮不和之說蓋彼有懲于山右之事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爲不和耶此是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答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過繼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勢必不能且夷情惟論強弱不循理法其勢不足以統馭雖仇讐亦將甘心頰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顏閔之賢彼



不服也安樂既爲彼中所歸何必強奪此係地方安危甚重何嫌何疑而遷延不決耶且勘合終須完銷但以尊裁處之勿復致疑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遠尚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甯可遂行承示已悉不穀得據此以謝妄議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蓋辱翰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眼掠及催生杯一事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廣異聞外濫益事情既經所司摘參理須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朝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爲斷何嫌之有卽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厯十有餘年人皆避嫌莫爲之處朝受其賄暮卽參之欲以滅其納賂之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爲之排解十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爲之辯釋僕乃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如

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者繼榮或生事端則安樂者之入霑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爲害國亨雖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爲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啟釁端自取褫奪乎今但當據霑益部衆所推戴保立者爲之題請了此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早爲辨豁得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未減莫州守亦并申理今卽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已令來人寢之迤西事誠如翰示公移各件俱見遠略諸惟鑒存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冗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紲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又安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逃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纏日銅歸宿無期缺悵缺悵劉道長九澤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閣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之事也承差旋肅此附候奏對拙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寄

皇一覽別有專啟付令嗣中書君處想當覓便以達左右萬里  
緘書不勝馳慕

師範曰有明相業首推三楊得君之專居位之久三人者志  
同道合互相汲引宜其坐致隆平也劉健謝遷楊廷和楊一  
清俱未竟其用徐階少有建白然多任智數惟李賢與居正  
矜忤皆所不免而任勞任怨視國事直如家事居正則于制  
撫鹽漕監司鎮帥無不受其陶鑄觀與滇撫諸札寥寥數語  
足徵經濟至申溪公特于童子試拔作首卷連身秉鈞軸每  
一裁答四十年師生之情藹然可掬使世之浮薄者聞之其

自問究爲何如哉

楊慎兵備道姜龍去思碑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雞廟赤石崖螳  
螂川龜山鐵索箐諸寇彘也不田不蠶劫以爲世箐居則以善劫  
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爾男能蹶張而劫商乎否則無  
與爲妻者宏治中始州賓川衛大羅城彌渡戍普湖凡以弭之  
也而竟不弭時有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下  
懸寇直前立掙二商刃之囊其貲而去若是者以爲恆嘉靖初  
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飭備瀾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

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爲世官而縱寇分截乎盜之不獲何以爾  
爲爾之不治何以我爲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  
出死力以效用奉檄克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巨寇  
尼龍伏鑽姚雋路通又單騎躬至彝箐召譯人傳諭之曰有司  
頃無爾恤悉以爾民爲盜今吾爾撫悉令爾盜爲民皮菜食  
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獲騰躍呼曰前  
此我輩下山卽執誣指爲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  
非劫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泣此地亦不曾聞此言有苦黃伸今  
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不爲非矣相率解刀斨率妻子

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耶對曰然爾不愛  
耶對曰愛因諭之曰爾爲盜受戮身首異處所愛非爾有也咸  
叩頭灑泣撫心誓曰不復爲非矣自是羣蠻出箐爲市無異編  
民行商宵征哨堡宴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者夙爲  
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諄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爲良矣  
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  
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戴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  
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  
庇矣去之日攀鞅拜塵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之人謀

於郡人願爲公立去思碑請文於予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績足以爲效矣其馭士酋曰威撫等彝曰仁感逋寇曰義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恥格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昧者爲之徵調千里騷擾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失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惜公弗可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固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陳于廷故工科右給事中臨安王君墓表

萬曆己酉御史鄭繼芳疏糾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巡視廠庫姦贓以鉅萬計王君具疏慟哭於朝盡出其篋衍囊橐畀置國門縱吏士簡括罄身辭去以擅離職守降刑部簡較天啟初趙忠毅公起居謫籍稍遷至工部營繕司主事旋以奄削奪今上登極議起用爲王永光所扼不果於是君漂泊東南不得還滇中者十年所矣崇禎癸酉七月卒於南都之客舍年六十有九卒之日其友范少寶鳳翼數輩爲買棺以殮傷哉貧也向所謂金錢鉅萬其將化爲飛塵蕩爲冷風耶已而屢變其說以爲奇頓藏窖者其將寄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故書盈篋敝衣周身生

無以爲家死無以爲殮然後君之寃狀始大白於海內聞者爲之徬徨歎泣而君已不可作矣君舉進士爲萬曆辛丑四明沈公奇其才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四明自喜謂王生遂出我門下君心弗與也久之出爲給事中四明當國久根株盤互護法宏多山陰歸德正人之脉不絕如一綫君抗章首劾四明次及紹興晉江以湔除其衣鉢三公者皆相繼引去又以其閒糾劾六卿督撫之爲私人者在諫垣五年朝右皆不能帖席而君之禍遂不可解矣君天才穎發言語妙天下所彈治皆劈肌中理人無以自解免又能曉暢事幾鈎索情偽鷹擊毛舉所發必中故

一時臺省推君爲職志而羣小恨君爲獨深其初攻政地也如疾雷震風使人望而却避已而漸及其私人也如決癰潰疽使人偪而自危及其論建漸廣又將抉擿其所擁戴接手之人引繩批根羣小知無以自容也喉繼芳以發難而君卒用是敗嗚呼當難發之初小人之蜚語詆譎盡力而排君者數人而已君子之盱衡搯擊盡力而援君者亦數人而已此數人者皆知君之深者也自茲以往吠聲之小人交口詈君而不知其所以然循聲之君子亦交口惜君而不能知其所以不然悠悠惘惘耳語目論遂使君之一生如入霧冪如冒荆棘展轉晦蒙而卒以

漢書  
窮死客死然則知君之深者固在君子而未必不在小人其卒  
至於窮且死者雖扼於吠聲之小人而尤困於循聲之君子也  
夫阨君而至於窮死客死以爲至於此極矣而君之冤狀反用  
以大白於身後則小人之齟齬君子以爲骨髄血怨咀嚼而後  
快者竟何爲也哉君諱元翰字伯舉其先鳳陽人也高帝時有  
諱珊者從征六詔有功遂家滇中居臨安之甯州祖尚綱父案  
皆修長者之行有子曰開爲應天府庠生以崇禎丁丑十月葬  
於江甯縣太白鄉吉山西南後四年庚辰宜興陳于廷爲文以  
表之使饒諸墓上

陸深祭少師邃菴楊公文

惟公一代偉人四朝元老出入將相丞凝師保蓋天之生我公  
也固將以爲世道計若乃公之所享實盛衰升降之幾胡蓋棺  
之已定猶未辨乎是非嗚呼哀哉盛德大業完器兼資謀斷並  
出公實多奇故渾厚宏博所以養天下之元氣而變通神化足  
以繫斯世之安危豈道大者難容而忠誠或以兆疑嗚呼哀哉  
本朝學術孰使之昌前輩相業誰云最良昔三楊之藻潤共建  
績於渡江逮李薛之純正式以增復辟之光何我公之博達兼  
數公之所長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萬里長城五百之運賢聖合

并縱后皇之孕育固不知幾年而後成儻求才於夢卜亦將合  
千萬人以爲英公今已矣百口難名九京可作執鞭爲榮此舉  
一世之所同悲而尤門生故吏之至情也深早承陶冶遠大是  
期動輒得罪徒負教知定芳晚登公門特荷恩慈幸託公之末  
照每相顧以得師忽山川之還氣指天日以何私當輻車之在  
駕莫一觴而陳詞嗚呼哀哉淚止於斯

國朝蔡毓榮籌滇十疏

第一疏 請蠲荒

竊照滇爲逆踞歷有八年土地人民豈能依然如故一自

天戈南指凡我遺黎踴躍趨事各各飛芻輓粟以供數十萬  
之師豈果力無不逮與彼其黽勉急公亦冀幸

新恩之不旋踵而下也今弊政悉與革除康熙二十年夏稅已

蒙蠲免

皇上沛如天之仁宜邊疆獲更生之樂矣無如積患旣深療治  
匪易去歲軍需頓急徧行召買米價日貴賠累日多故召  
買已倍於正供而運費更浮於米價每運米一石輒費至  
二三十石不等每協夫一名月需工食銀十數兩不等民之  
困敝已極米亦揆括無遺數月之間斗米三兩無從購買



頃者麥秋既屆而去冬播種失時收穫十無四五額稅之外尚不足供運糧之需迄今民無粒食野有餓殍臣觸目憂心救時無策從來兵燹之後繼之饑饉未有如全滇今日之甚者也我

朝順治十六年開闢雲南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滇之父老猶有能言之者今日之引領待命固急於開闢之時然蠲賑出自

皇上特恩臣亦知其軍需浩繁何敢冒昧以請惟是滇屬變亂之後拋荒田地死徙人丁在在有之目下開墾之人牛種

未備逃亡無勾補之法生聚非旦夕之功照額取盈萬不可得此包荒之禁率土同遵而除荒之例惟在滇爲尤亟也查自逆賊踞滇按地加糧按糧徵兵或迫於桁楊或驅之鋒鏑播虐萬狀民不勝其苦而委廢田園展轉溝壑者已過半矣及我大兵深入以來築壘挖壕環營列柵近郊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徒堪牧馬凡兩地之往來大路桑麻久廢雞犬無聞重以逆賊四散潰奔如馬寶夏國相尤廷玉王緒胡國柱等所至輒屠其人火其居掠其子女慘蔽天日迨諸逆服辜之後所餘者荒邱蔓草白骨青燐

已耳乃又以殺氣未除蒸為疫厲民之死於刀鋸死於凍餒與死於疾病者又何可勝計耶夫有人斯有土未有戶口既非而田疇無恙者臣受事之始即通飭各地方官勸諭九死一生之民勉以輸將絕其覬覦今二十年秋糧二十一年夏稅暨兩年條編銀兩凡係成熟之地現在之丁民既不遺餘力矣其各府州縣衛所申報無徵地丁紛紛請命軍民涕泣呼籲殆無已時臣猶恐其以熟作荒以現在為死徙嚴行布政使田啟光分行確勘開造實在拋荒實在死徙清冊并取其印結委無虛捏情弊若復按原額

追呼則滇民既無賑卹之

恩而反得包賠之累勢必使未復業者聞風裹足已復業者馴至逃亡將見賦額愈虧地方何時得有起色臣按目前形勢揆之善後事宜相應臣請

皇上下令蠲除解此日之倒懸培全滇之元氣容臣陸續招徠開墾隨墾隨報照例起科缺額人丁仍俟編審補額從此田疇漸闢戶口漸充屈指三五年間可復承平之舊是所損者少而所益者實大也

第二疏 制士人

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治滇省者先治土人土人安而  
滇人不足治矣然非姑結之以恩而能安亦非驟加之以  
威之所得治也查土人種類不一大都喜剽劫尚格鬪習  
與性成其土目擅土自雄爭爲黠悍急之則易於走險寬  
之乃適以生驕故從來以夷治夷不惜予之職使各假  
朝廷之名器以懾部落而長子孫然武不過宣撫宣慰司文  
不過同知知府悉聽流官節制無敢抗衡故安於並生而  
不爲大患自吳逆構叛悉徵土兵濫加土秩僞總兵副將  
僞參遊都守遍及諸蠻甚或充僞將軍僞監軍狂逞無忌

迫我大兵深入各土司先後歸誠亦旣震懾於

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驕縱旣久馴服爲難如馬之旣軼而  
復歸也如鷹之久颺而初附也則所以謹其銜策制其饑  
飽者不可不亟講也先是大將軍等鼓舞招徠各照僞銜  
換給劄付彼一時之權宜已耳今滇中一切弊政悉與革  
除若土司而加之總副等官弊政之大者也顧獨因之可  
乎夫恩不自上出則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驕此輩狼  
子野心居爲固有意欲使監司鎮將相與頡頏而地方有  
司不敢望其項背反常甚矣尾大堪虞查土官應否需用

武銜業准部咨行查仍令照舊換襲土職是

廷議下反經之令已為躍治之防臣無庸復贅矣然其投誠

之始以有所挾而得之者今廓清之後尚未拱手而還之

朝廷非所以示德威昭臣服也臣愚以為滇省土司宜請

旨追奪武銜其大將軍等所給銜劄無分文武槩行追繳所

皇上特沛恩綸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使知更始之會

自有非常之恩而非前此倥偬之會可以徼幸而僭竊者

既奪其鬻凌之氣復曠以章服之榮有不畏威而懷德者

乎此制之安之之一大關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

睿懷者臣并縷悉為

皇上陳之往者逆賊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搶掠莊

村俱置無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土官徑自處決土

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

國法久矣則請著之今日無萌故智勿悖

王章其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明正其罪務使土人遵

朝廷土官不得擅威福此其一也土司各有土地人民而其

性各不相下往往爭為雠長互相讎殺一不禁而吞併不

已叛亂隨之故明沙普之禍可鑒也則請著之今日各守

常度毋相侵犯其有稱兵構釁者殲厥渠魁搗其巢穴務申鋤強扶弱之義用遏亂萌此其一也土司踐土食毛宜如手足之捍頭目故往者寇盜竊發俱土著人搜捕或一土司有犯卽令衆土司環而攻之匪直分義宜然亦取其熟於山箐易爲力也則請著之今日一乃心力備我聲援其有事而徵調不赴或觀望遷延者立逮而置之軍法一面奏

聞如果著有成勞仍准論功行賞使彼樂爲我用而控縱在我矣此其一也土情多詐未始不可以信乎土性至貪未嘗

不可以廉格臣仰體

皇上懷柔至意開誠布公信賞必罰革餽遺之陋習禁採買之煩擾亦旣駸駸向化矣彼其強凌衆暴鬪狠操戈豈盡天性然與良由教化未明徒議招討無益也臣請以

欽頒六諭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齊赴土官衙門傳集土人講解開導務令豁然以悟翻然以改將見移風易俗卽爲久安長治之機此其一也土官以世系承襲不由選舉其祖父勢利相傳其子弟恣睢相尚不知詩書禮義爲何物罔上虐下有由然矣我

國家八法計吏三年考績土官皆不預焉不肖者無懲閒有  
一二賢者亦無以示勸欲其奉職守法也得乎臣請著為  
定例嗣後土官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即由  
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有志上進者准就郡邑一體  
應試俾得觀光上國以鼓舞於功名之途古帝舜敷文德  
以格有苗由此志也其土官以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  
督撫察核具

題不肖者降革有差賢者增其秩或賜之袍服以示優異使  
知以

朝命為榮辱自不以私心為向背此又其一也兩迤土司之  
中昔為沙普併吞繼為吳逆殄滅者變亂之後其校裔各  
回故土土人俱戀戀以主事之歷有年矣今使付之有司  
編入里甲則漢夷雜處必有隱憂若以歸附鄰近土司無  
論必不相安尤恐所附者益強大而難治臣請稽其宗派  
取其鄰司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報部照襲原職按其  
原管之地責令供辦糧差斯安置得宜葛藤自斷與滅繼  
絕固曠世之

殊恩亦眾建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又其一也總之今日之土司

非猶夫承平日久之土司臣熟察情形悉心籌畫所當大  
爲防閑曲爲調劑者有如此

皇上明鑒萬里如果以臣言爲不謬伏冀按臣所請特頒  
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

第三疏 靖通逃

竊照叛逆旣除根株宜靖

皇上下寬仁之令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參將以  
下分插四省是於容保庶頑之中寓肅清邊境之意甚盛  
典也但先是賊兵四出原不盡在圍城之中各路陸續投

誠多在賊黨解攜之後其間觀望而逃匿者正不乏人迨

馬寶等四散潰奔則烏駭鼠竄之徒又不知凡幾矣

廟堂之上早已洞鑒及此故逆藩旗下官兵等事一案部議

如有遼東舊人隱避山林者則令督撫招徠具

題又

恩詔普頒凡受逆賊偽劄畏死逃避今來投首俱著免死臣宣

布

皇仁曉諭招徠越今半載未據一人投首而在省已經起發者  
不無中路逃脫留滇未經起發者輒復多方展遁追踪愈

匪影愈深非必其仍爲負固也大都迫於疑畏展轉遷延恐山箐之間久而爲萑苻之藪則清之宜亟也又有征兵奉裁將弁不能復制一經遣發乘閒免爰頗多觖望之私已絕懷歸之念無衣無食不兵不民脫有便利可窺豈甘枵腹自斃則清之宜亟也更有八旗苦獨力等竟不隨師凱旋潛逃滇境或甫出境而拐帶行裝馬匹尋復逃回故時下滇省逃人獨多於別省雖屢獲解繹絡在途而林莽潛踪正復不少頃者左衛哨邀劫餉鞘遺有清字箭枝足知此輩跳梁必爲地方大患則清之宜亟也然清之之

法行之郡邑衛所地方則甚易行之棘夷苗裸地方則甚難臣自受事以來通檄各鎮協營嚴飭諸路塘汛無分衝僻一體盤查并責各村寨頭人互相譏察更行各有司編立保甲按戶挨查雖有窮谷深山亦無不入牌甲之烟戶烟戶旣清奸宄無容身之地矣特以無所容而遞歸夷穴勢所必至又或一經逃出即便趨赴土司旣無保甲可以稽查更無塘汛爲之盤詰此輩蹊徑漸熟氣類漸親則土司誠今日之通逃藪也夫以苗蠻叵測之性當叛亂之餘若復聽其藏匿罪人招納亡命則今日棟捕亡之令卽爲



異日萌作亂之機可不亟爲之計乎臣遍諭諸土司各令清查境內懸首報之賞嚴容隱之罰亦既各分責成稍知禁令矣但此事關係甚大土人情志無常必祈

皇上特降明綸使知勸戒凡滇省暨黔省土司首解逆屬舊人暨八旗逃人至三十名逃兵至五十名者准其加職一級六十名百名以上遞加陞賞其所首解之人除逃人照例歸旗外餘仍仰冀

聖恩免其誅戮毋使其以畏死之故轉而竄入生苗野夷之中則根株永靖矣如果一無容隱卽令具結存案如既不首

解又不具結或具結之後別有拏獲供在某土司潛住者立逮該土司正其罔

上之罪功罪一定遁逃未有不清者也至見在駐鎮八旗逃入仍祈

勅下鎮安將軍隨逃隨卽移知督撫立行追捕毋致久而流入土司難於緝獲且逃人之姓名與逃出之月日俱有檔案可據則旗丁指逃擾民之弊不禁而自絕矣

第四疏

議理財

滇省叢山密箐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於協濟煩司

農之籌畫累驛站之轉輸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一  
有未濟兵心皇皇故籌滇莫先於籌餉也今制兵歲需餉  
七十餘萬重以駐鎮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正在度支告絀乃必分數省之財力歷數千  
里之險遠以供此一隅亦甚難乎其繼矣是以因滇之利  
養滇之兵斯輓運不煩而緩急足恃臣周諮博訪進羣議  
而折衷之務審時地之宜畫經久之法則可因利於滇而  
以佐協濟之不及者有四焉一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  
自出非如別省採辦之難而滇人俱以用錢爲便業准部

行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座蒙自局設爐十六座祿  
豐局設爐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座鑄錢無幾又米炭  
一時騰貴出息無多歲約得銀四萬餘兩稍俟年豐穀賤  
息且倍之若令按局添設更行量地添局歲獲錢息何可  
勝計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十座祿豐局設爐十  
座大理下關局設爐十五座再請於迤東之臨安曲靖等  
府迤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三四  
十座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委官歲獲  
息一萬兩以上者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剋剝匠役廢

滇東  
壞錢法者作何處分并請著為定例以示激勸凡銅鉛悉  
令委官就各廠自行採買每百觔不過銀四兩毋許分行  
州縣辦解苦累小民至民間應納條銀槩以銀七錢三為  
則制營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  
經費俱給全錢銷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未有不日贏  
者也再查蒙自一局前此吳逆鑄出偽錢專發交陞以易  
交條銀兩蒙自迤南二百里即交江之蠻耗設有關口一  
又有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壩灑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  
蒙局因以為利自大師恢復滇省嚴行禁止久矣臣思安

南素稱恭順若因其所利便而使

本朝錢法通行蠻貊之邦尤見一道同風於斯為盛合無請  
設蠻耗巡檢一員領貯蒙局制錢聽交人赴官平買毋許  
民間私通貿易致啟釁爭或請

勅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納價若干豫行報部准  
令一年二次委官赴蠻耗納價領錢隨到隨即發回既俯  
順乎夷情仍無傷於

國體於以通錢法柔遠人兩得之矣一礦硎宜開也滇雖僻  
遠地產五金先經

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可否開採之處令督撫查明具  
題誠重之也臣愚以為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官開官採  
所費不貲當此兵餉不繼之時安從取給且一經開挖或  
以礦脈衰微旋作旋輟則工本半歸烏有卽或源源不匱  
而山僻之耳目難周官民之漏卮無限利歸於公家者幾  
何哉是莫若聽民開採而官收其稅之爲便也今除全書  
開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錫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銅  
廠定遠之苴芄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外查呈貢  
之黃土坡昆陽之十母營羅次之花箐尋甸之迄曲里建

水之魯苴冲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路南之泰來廣通之  
火把箐定遠之大福山和曲之白露順甯之老陰坡俱有  
銅廠易門之新舊縣馬龍之紅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  
之龍朋里路南之小水井陸涼之三山大姚之小東界武  
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窰俱有鐵廠羅平之塊澤河  
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之歪冲建  
水之黃毛嶺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之戈孟石羊趙州之  
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慶之玉絲順甯之遮賴俱有銀  
廠鶴慶之南北衙金沙江則有金銀廠或封閉有年或逆

滇黔  
占既開尋復荒廢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爲艱然有此自然之利而終棄之良可惜也宜請專責臨元洱海永昌三道各按所屬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處廠不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地殷實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廉幹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准其優陞開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帶使知鼓勵又嚴禁別開官硎嚴禁勢豪霸奪民硎斯商民樂於趨事而成効速矣蓋官開則必派取民夫民

開則自顧覓礦夫民夫各有本業或力不能深入礦硎往往半途而廢且恐派夫擾民

朝廷未見其利而地方先見其害也若礦夫多係游手無籍有膂力而無衣食之人彼知利不專於官而與民共之未有不趨赴如市者礦夫既集礦稅自盈且予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非爲之念是以理財而兼弭盜之一法也一莊田宜變價也故明沐氏世鎮滇省置買田莊厥後沐氏淪亡凡據滇者必貪之以爲利

本朝開滇之始撥給逆藩遂致地爲藩莊民爲藩役藏奸納

叛有由來矣既奉

旨悉歸有司給民耕種將數百年來之錮弊一旦掃除人心共  
快然而民賦之外另徵莊租則莊之名猶未革也查各莊  
額載籽粒原係折色銀兩自吳逆暴斂每銀六錢徵米一  
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茲已蒙

恩悉除弊政則歲入本自無多且小民一種莊田便屬官家佃  
戶夫既非其已產安肯為久遠計乎臣查各省廢藩莊田  
俱經變賣滇當更始之會尤宜照例而行况滇人變亂數  
年多無恒產未有不喜於得業而勇於急公者也今撫臣

見委道員按莊丈勘臣請俟勘明冊報之日

勅部速行變價按地則每畝可變銀四五錢至一兩有奇按糧  
則每石可變銀十兩至二十兩有奇各按等則而高下之  
令納價免租與民田一例辦糧當差永除莊田名色約可  
得銀數萬餘兩其有逆中投入與賣入各莊之產一趨逆  
勢一受逆價既入莊冊即係官田但除霸占者還民其餘  
應一體變價又有先年人官叛產歲徵租穀無幾亦宜並  
行變價以佐軍需凡此所變價銀仍請酌量留滇永作錢  
本是固非一時之利而善後之長策也一荒地宜屯墾也

屯田之法一以增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未行者以官兵防禦地方無分身畎畝之術耳惟是滇居天末地方所出幾何聚數萬之兵以取給於民則物力之贏絀不齊也天時之豐歉難定也自非豫爲之備其勢不可以久且滇之物價無不與內地相什伯兵丁一月之餉尚不敷半月之需一人之糧豈能饜父母妻子數人之口窮愁日久必氣阻而心離夫豈邊境之福哉臣是以鯁鯁爲慮亟請屯墾者非必如故明之分別衛所聚屯而居有事則荷戈無事則秉耒也查兵丁之有父兄子弟餘丁者

十常五六請將附近各鎮協營無主荒田按實有父兄子弟餘丁之兵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臣督率鎮將營弁設法借給牛種聽其父子兄弟餘丁及時開墾漸圖收穫以贍其家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之後仍照民例起科應納條銀抵充月餉應輸夏秋二稅抵給月糧計所省糧餉實多而於操練征防仍無貽誤其間或有死亡事故卽擇其同伍之殷實者頂種註冊毋使拋荒稍俟

國用旣充民間生聚旣廣前項所墾田賦悉歸有司或准承

遠作營田歲抵額餉均有裨益至於投誠兵丁安插爲民者既鮮恆業迄無生理徒置之不兵不農之間求其翻然爲善也得乎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種爲業起科之後編入里甲承辦糧差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是又一舉而兩利存焉者也以上四事有益於

國家無損於民滇之言興利者率不外此仰冀

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

第五疏 酌安插

頃准部行凡逆屬真正家僕舊人俱撤回其滇省別省投

靠之人釋放爲民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即古聖王泣罪祝網之仁不是過矣若投誠副將以上無分新舊悉令進京參將以下亦無分新舊安插四省者以彼爲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斯根株靖而萌蘖不復生矣 臣思投誠副將以上僞總兵等亦既犯順有年

皇上不殺而遷置之固其厚幸卽僞參將以下凡係領兵助逆者既獲更生之樂何辭易地之難自當逐一清查分別起發無容置議矣惟是僞參遊都守之中有外省客民阻留



邊境賊執其人籍其貲給一偽劄羈縻之者有土著居民  
爲賊按口抽兵尋復按兵給劄而籠絡之者更有偽將軍  
總兵副將當賊兵潰散之後未便子身投誠遂不論是兵  
是民坐給一劄倉皇投報希邀率衆反正之功者凡此偽  
劄實係虛名既非領兵助逆之徒或並未嘗食賊糧充賊  
伍今乃與領兵助逆之輩一槩驅而去之似非

皇上矜全之至意也臣查此輩或有丁徭田賦見需供辦不便  
虛懸或有廬墓家園無從變鬻不甘委棄或有父母妻子  
未能攜帶不忍分離將使有家之人悉變而爲無籍之人

豈地方之福乎又或無衣無食不保朝暮或衰老殘廢不  
遠死亡一涉長途殆無生理是旣生之而復死之也自奉  
遷移之令紛紛泣懇各鎮協營屢屢具詳卽撫提臣亦目  
覩情形臣區畫臣思築犬可以吠堯况本非逆賊之爪  
牙均係

朝廷之赤子亦何足爲滇患而必使滇之戶口加少爲哉且  
邊疆初復亟宜安定人心乃數月來人心皇皇俱以迫於  
遣發遂成展轉逃竄又或遣發之後乘閒兔爰以致官差  
四出捕亡騷然靡有甯宇啓番夷之窺伺滋山箐之叢奸

尤當亟議變通以副

朝廷息事甯人之意者也臣請將偽參將以下果會領兵助逆者仍陸續遣發以符四省安插之部行其查明偽給虛銜委未領兵助逆及虛加偽遊都守實管偽千把總事者取具各鎮協營保結存案俱照偽千把總之例免其遷移以符雲南所立新人准其爲民之

廷議此輩居滇日久深識地理習知夷性置之行伍可以控苗蠻誰無鄉黨各有室家安於田里可以供賦役其有客民自願還鄉者給以印照聽其回籍事竣之日造冊送部查考既以止目前之紛擾仍無貽日後之隱憂矣

第六疏 收軍器

滇省賊遺砲位藥鉛硝磺一切器械俱經查收

題報見在分撥各標營爲守禦之需卽投誠兵丁帶歸原伍什物亦已行據各標營冊報入額矣其自標營而外無分漢土自宜盡銷兵革馴至太平而臣竊鯁鯁爲慮者痛定思痛之民非必勇於賣刀買犢畱一不仁之器卽爲強凌衆暴之階脫遇年饑彼且有所挾而易於爲盜此其一也逆中先後潰散投誠冊內無名與投誠而自願歸農之兵

豈無原給賊械未必盡行投繳其畱之不無叵測或私賣夷地則益長其兇頑此其一也土人讎殺成風所恃者標弩環刀已耳然且出入必以自隨乘間輒行搶掠大爲民害自吳逆構叛悉徵土兵給與軍器及各項火器甚多土人得未曾有獷悍益甚其潰奔也各各帶歸夷穴投誠之後曾無一繳至軍前者未奪其逞兇之具何以盡消其不軌之心此又其一也臣諮諏所及衆論僉同已通行臣屬之文武衙門曉諭各軍民互相稽查自行首報並通飭各土司及各投誠僞土將軍土總兵等一體清查然而衆志

難齊夷情多詐猶恐涓涓不塞漸成江河若復徹底搜求又慮地方驚擾合無亟請

嚴綸誥誠使知儆惕并祈

勅部酌頒嚴例務俾漢土同遵臣非不知私藏軍器之條律文甚晰但邊疆初復自與承平內地不同亟宜思患豫防尤貴因時立法嗣後民藏兵器與非兵而擅帶兵器行走者俱以賊論漢人私賣兵器及硝磺鉛斤與夷人者以通賊論各土司私藏軍器火器不卽投繳者罪亦如之其有私造軍器火器並擅差舍把出境私買硝磺鉛斤及見成軍

器火器者以謀叛論

奏請勦除滇黔一例而行仍責成該管鎮道府不時稽查按季取結存案一有失察嚴加處分如是則兇器既除雄心自息一以弭盜患一以遏亂萌久安長治道不外此

第七疏 議捐輸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况滇省山多田少一歲之穫僅供一歲之需民鮮蓋藏官無餘積雖界連黔蜀粵西三省而水不通舟山不通車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一遇軍需緊急則搜求易盡接濟爲艱或罹水旱災傷則內

之無可搜求外之無從接濟兵與民皆坐困而始歎補救之難晚矣自非豫爲之防其何以有備而無患故講求積貯之法惟滇省爲尤亟也臣受事以來惟以積穀重農日與吏民孜孜勸誡而流亡未盡復業田地尚多拋荒小民方汲汲爲旦夕之謀豈能遽餘三九之蓄卽令倣常平義倉故事嚴督有司實心舉行奈無素封之家可以勸輸無有力之人可以贖罪有司又以官貧穀貴告苦告艱雖勉力奉公其捐積不過三五石十數石而止何補於籌滇之萬一哉自古王道無近功是必行之三五年而後可責其

成效目下亟需積貯用備不虞專恃此則空虛姑待之則  
迂緩甚矣臣查

國家未用兵之先各省恤災修城會開捐輸事例事竣卽行  
停止總在因時制宜非一止而不可復行者也卽用兵時  
各案事例所以亟議停止者謂四方旣經底定不復需餉  
緊急揆之時勢宜停且納粟而拜官而還職而遷秩者實  
繁有徒名器不容冒濫揆之事理又宜停耳若生員俊秀  
捐納監生固係承平舊例監生捐納而免其坐監免其考  
職則事例儘有可行之條一案當日

廷臣條議原非僅爲一時利便之謀至見任官員捐納加級  
紀錄或遇因公受過准其抵銷均有裨乎公家實無傷於  
政體其他可行之款正復不一今滇省倉廩未實府庫未  
盈而擬初定兵民有恃無恐莫如酌開事例早裕邊儲合  
請

勅部於先後諸例之中擇其條款之可行者酌爲滇南定例亟  
賜頒行惟是萬里遐荒米價數倍於他省而崇山峻嶺運  
送艱難故前此事例宏開惟滇省捐輸獨少必將各款應  
輸之數視往例酌減十之二三斯足鼓舞急公而收效自

滇粟  
速但得捐輸米十萬石分貯兩迤郡邑之間每歲出陳易  
新無憂紅腐遇有征調本省額糧未敷則酌動以濟兵年  
饑則平糶以濟民如此三五年間緩急足恃稍俟民殷物  
阜更何憂積貯之難此在今日不可不加之意也抑臣更  
有請者全滇郡邑城垣自罹兵燹率多倒塌誠恐外番生  
隙苗獮生奸亟宜壯我金湯用資守禦各屬屢請及時修  
葺勢難緩待者一也各鎮協營官兵舊有營房兵民不相  
雜處後悉將營房毀棄占住民房甚至城內有兵無民成  
何景象若不將制兵另行安插百姓終無棲止豈能復業

則議建營房勢難緩待者又一也當此

國用浩繁瘡痍未起上糜公帑下借民力並難舉行臣請將  
事例定為銀米兼輸米以備積貯之需銀以供修城之用  
誠為兩便其營房或令地方官捐造照例邀紀敘之恩庶  
廢墜舉而財不傷邊備修而民亦不擾矣

第八疏 弭野盜

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漸集耕鑿方興從此謹邊防恤民  
隱馴致太平無難矣乃滇人猶竊竊為慮者以魯魁山野  
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夫野賊之為滇患歷有年

矣其初係新習阿蒙土人嘯聚窮山爲盜因其來如猋犬  
去若飄風出沒不常居止無定故名爲野原非土人之外  
別有此種野人及其嘯聚多年自成種類遂於土司之外  
另有此種野賊其倚魯魁爲狡窟者魯魁在萬山之中跨  
連新習蒙元景楚之界綿亘廣遠林深箐密其內則新平  
新化元江易門礪嘉南安景東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  
則車里普洱孟良鎮沅猛緬交阯一帶地方賊皆可出故  
防之甚難而勦之亦不易也故明時流寇入滇沐氏勦莊  
之人趨赴入山賊黨愈熾剗劫鄉村殺擄人口殆無虛日

小民畏賊如虎相率納以保頭錢歲以爲常保頭錢者保  
其不來劫殺耳自

本朝開闢滇南賊始稍稍斂戢然而索保未已警息時聞納  
保懼死於法不納保懼死於賊滇人無告之苦莫此爲甚  
茲據南安州詳報康熙十年十月野賊出劫本州郭三郎  
村經前督臣甘文焜具

題部覆賊係三百以上將地方文武官處分後有緩征務在  
獲醜之語因定期於十一年秋進勦是時兵權悉歸吳逆  
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蒙番入犯調兵北勝將此案僕

之來年及來年叛作而勦之說遂寢今滇省雖無案可考而從前野賊情形可槩見矣迨吳逆既叛郭壯圖雖授賊首勒昂爲僞守備尋與改名楊宗周尋復授爲兩新僞忠順營副將而以其頭目普爲善李尚義方從化爲僞都司每年按季額納皮盈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木刻派定保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豬羊雞酒索取無厭稍有不遂劫殺從之於是流離之民暨相近野賊之民樂於附賊爲盜八年之久招集亡命愈多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其索保者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二月大兵入境逆賊

潰散野賊乘機肆行搶掠凡兩迤之男婦子女耕牛羸馬財物擄入賊巢無算仍將人口勒銀取贖其在逆中之流毒如此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宗周乃呈繳僞印僞劄普爲善李尚義方從化亦各呈繳僞劄遣人投誠大將軍貝子因換給楊宗周兩新土副將銜劄普爲善等各給土都司銜劄令其約束夷衆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年以來亦旣震懾於

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賊情難料後患宜防故爲籌滇計者多不主撫而主勦謂撫乃目前之便安勦則一勞而永逸



也臣思勦則必遣土司督土人嚮導前驅遏絕後路以彼  
習知地理度山穿箐較捷便於制兵而制兵出邊隘分防  
尤必慎簡精銳方可直搗賊穴今各土司新經歸附衆志  
未齊制兵多係投誠及新募之人方在訓練未便輕舉又  
滇省飛芻輓粟已久正民力殫敝之時稍息殘黎徐圖辦  
賊非失計也且彼方草面輸糧無復爲非之事而我以懲  
前毖後頓興問罪之師似非

朝廷昭示遐荒信服蠻貊之意臣復咨撫提臣會議與臣所  
見略同已行臨元楚雄二鎮臣暨元江新習等營將備按

野賊出入隘口分佈設防使懾於兵威而不敢復逞臣更  
開誠布公諄諄告戒飭令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據報逆中  
竄入之徒悉已解散回籍從前被虜未回人口亦經陸續  
查出逐一開報送交新平收養諭令難民認領甯家是彼  
旣無跋扈之形我不妨暫爲籠絡之計稍俟一二年間土  
人情志已孚我兵訓練已熟彼果回心向化則莫非

天家赤子可以不事征誅如其故智復萌一有蠢動容臣一面  
題報一面調集土司選撥官兵分道進討奪其巢穴斬其根  
株仍擇其可以駐兵之處移兵坐鎮永除後患是則久安

長治之策也

第九疏 敦實政

滇省界在邊荒甫離兵燹迫非承平內地可以優游坐理之時一切整頓地方撫綏民生務以實心而行實政如其因循苟且粉飾太平非

皇上責理於臣與臣率屬以報

皇上之至意也自受事數月以來周諮利病悉力興除總期上下一心勤求治理無如官斯土者或緣瘡瘍易侵接踵報故是以荒殘難起觸目灰心率多旦夕求去之思否則守

邊俸爲待遷之計滇吏之實圖有造於滇者幾人哉是非申嚴課績之條特著考成之令大加振刷逐事講求未易起積墮而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一在復丁田前此死徙人丁拋荒田地業據勘明

題報矣使徒覲蠲除之令不爲補救之謀長此土曠人稀成何景象又或侈語招徠而漫無安撫捏申開墾而攤派包賠從何時得庶且富即則所以關榛蕪謀生聚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廣樹畜滇人旣幸更生而無以謀生其勢不可以久務因時地之利爲開衣食之源今以無主荒山勸

民種樹近郊隙地給令灌園但使瓜壺棗栗之微各得其  
養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安在絀之不爲羸而剝之不  
易復耶則所以課種植稽畜牧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裕  
積儲滇在萬山之中產米無多運糧未便臣前疏請開捐  
事例用實倉廩亦以官兵交瘁之區常平義倉雖經修舉  
未能責效於旦夕耳然使以常平義倉爲故事而虛報捐  
積塞責一時又或不知貴粟重農馴致耕三餘九何以有  
備而無患耶則所以勸積穀實邊儲者之力行宜亟也一  
在興教化滇人陷溺數年所習見者皆滅理亂常之事幾

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矣今旣如長夜之復旦反經定志  
全在此時臣已飭行有司各設義學教其子弟各以朔望  
講約闡揚

聖諭以感動其天良各選年高有德之人給以月廩風示鄉里  
但人情率始勤而終怠其或作輟不常安能久道化成而  
保民無邪慝耶則所以革民心與民行者之力行宜亟也  
一在嚴保甲滇當反正之初逃兵逃人暨逆藩舊人之竄  
伏者正復不少臣前疏請責土司稽查之法業蒙

睿鑒允行尤須嚴督有司肅清內地但使深山窮谷城市鄉村

無一脫漏牌甲之人自無一容畱奸宄之地特恐奉行不善反以編設擾民又或徇編設之名一報冊結便爲了事漫無督察是有治法無治人其能以虛文收實效耶則所以清逋逃弭盜賊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通商賈滇南道路險遠舟車不通商賈罕至吳逆時遊棍黃充稅官市棍黃充巡役物無大小地無遠近或一地而兩稅或二三十里一稅到處搜求甚於截刼操奇贏者裹足不前有由然矣今蒙

恩悉除弊政臣已嚴檄所司悉照經制額稅徵收其餘痛加禁

革仍申嚴塘汛毋許借名盤詰陰肆詐求并會飭滿漢官兵毋容短價強買然而市廛未集百貨未通一粟一絲其價皆什倍於他省軍民困苦長此安窮誠使有司加意招徠多方撫恤悉剔稅中之弊永除額外之徵安在日中熙穰之風不可復見於天末耶則所以清關市鼓悅來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崇節儉仕途之奢儉吏道之清濁係焉儉或不致於大貪奢則未能有小廉者也自吳逆剝民之財逞己之慾其屬共溺於膏梁文繡鬪其驕侈釀成僭亂是奢儉尤關於治忽明矣今滇吏萬里之官以裘敝金盡

之身當土瘠民貧之地非守已如寒儒而欲保其爲良吏  
得乎夫人無兩用之心豈有一心於聲色貨利而又能一  
心於官守民依者臣常誠諭庶司約口腹習浼敝滅騶從  
絕餽遺止宴遊屏玩好固已懲紈袴之習遏佚豫之萌矣  
然人情率易放而難收安必勉然者之幾於自然長以官  
瘠爲民肥之地耶則所以惜物力砥官方者之力行宜亟  
也一在除雜派雜派之禁率土同遵獨滇吏恃在邊圉罔  
思顧畏滇民惟知陋例習以爲常故往日各地方有當月  
里長有值日里長凡有司日用心紅紙張油燭柴炭一切

供應食物及答應往來差使慶賀節令生辰皆取給焉乃  
至各衙門雇幕胥役取用夫匠無一不派諸里甲又有上  
司各行有司採買雞豬牛羊米豆布疋細及檳榔蔬果之  
類有司指一派十短價剝民民之痛切難支莫此爲甚臣  
已痛加禁革有犯必行糾參然而耳目難周法久易玩非  
藉賢有司共凜

國法實體民艱又安能弊絕風清以養地方之元氣耶則所  
以守禁令蠲科斂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恤無告鰥寡孤  
獨王政攸先况以全滇湯火遺黎復遭潰賊殺擄疫癘流

行之慘或父兄盡歿幼而無依或子女皆亡老而無養或失其婦或喪其夫甚有一戶族而僅存孤寡一二人一村屯而止遺婦女老幼十數口者此儻號泣之狀不忍見聞臣雖倡率有司量行賑恤然而壺餐之德曾不終朝使地方官無同其憂患之心無曲爲生全之法此熒熒而待斃者將安恃耶則所以續民命回天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止濫差州縣差人下鄉上司差人下州縣等一害也夫錢糧案件各有限期軍民如或抗違有司何難申究有司如或遲誤司道府豈憚揭參而必恃差催以佐其風力乎

况滇省陋例督撫衙門員役竟得與有司分庭抗禮司道亦擅設承差公然凌厲有司一奉差牌索人夫索供應索規禮甚至咆哮公堂鎖拷經承谿壑既贖取一回文銷差而已曾何裨於公事徒有害於官民臣於受事之初卽已嚴行禁止仍設稽差印簿令地方官按季登報積弊漸除然非奉行之官各以息事甯人爲念行之既久保無陽奉陰違及其事發而後處分隨之地方之騷騷已甚矣則所以省差催息民害者之力行宜亟也凡此十事在腹地或視爲迂緩在邊疆則最爲亟切臣既董勸兼行正各官

勉從事之時非請

天語特頒何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卽其間已有通行定例尤必請部行申飭特示勸懲凡邊俸已滿二年卽按十事考其實蹟果其田疇旣闢戶口旣增樹畜旣蕃積儲旣裕化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殷盈奢侈不作正供之外纖悉皆除無告之民全活甚衆官差足跡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爲真正循良督撫臣查明奏

聞部臣核實請

旨優陞以示鼓勵如其以十事爲具文閱二年之久而迄無成

效亦聽督撫臣

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吏爭自濯磨共勉於實心實政而殘疆自此起色矣

第十疏 舉廢墜

竊照殘疆初復必其百廢具舉而後庶績咸熙臣前疏捐修城垣捐造營房之請俱從整理地方起見見准部覆遵行乃更有定制久湮關乎治政之大亟宜修復者又有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與雖有定制不可以久急宜斟酌變通以免廢墜者敢縷悉爲

皇上陳之如郡邑之有學宮所以興賢育才至重也滇自吳逆

毀棄

先聖瀆亂宮牆飲馬泮池屯軍

文廟八年之久僅存斷瓦頽垣已耳重以潰賊四奔所至焚燬其在圍城之內則又半為析薪今自省會以迄府州縣衛學宮在在皆廢當此大告武成之後正

皇上誕敷文德之時若復聽其蕪蕪不為整頓非所以昭示遐荒振揚聲教也臣雖勉力捐貲倡率大小各官以及地方紳士共圖修葺然而物力凋敝甚費經營竊恐未易觀成

遽難經始自必特行鼓勵之典使各出其好義終事之誠夫乃羣力畢趨而成功自速合無請

勅部議如地方官有能獨任興修勿煩旁助勿動民力捐銀一千兩以上果於一年之內煥然重新者及大小各官捐助銀一百兩以上作何分別敘錄頒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將各捐修數目職名動用工料價值核實

題報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如官僚之有衙署所以臨民出政至重也滇自吳逆移駐之初省城大小衙門悉被逆屬占為私第將奉



命而臨茲土者驅之城外僦居闕廂失士民之觀瞻毀

朝廷之體制莫此為甚今恢復之後城內衙門基址茫然無

可追尋臣與撫臣暨各文武官弁不得不住賊遺房屋為

一時權便之計然衙門之規制未備殊礙關防僚屬之居

處既分恐荒職掌倉廩監獄不能附近未便稽查如有苟

且因循非

聖明百度維新之至意也惟是瘡痍未起財用未充勦建之難

又非目前所敢輕議臣思賊遺房屋業經撫臣造冊報部

例應變價入官但海峽必無承買之人有司更無求售之

法與其日久傾廢何如酌撥為衙門之兩便乎如蒙

睿鑒允行除逆藩偽府外容臣與撫臣酌量大小從公分撥聽

各官自行捐資修改永作衙署餘者徐圖變價分晰報核

斯勦建不煩而規模永定矣凡此二事臣所謂定制久湮

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也若夫通省稅糧既有成額

其間本色折色起運存留應有定制乃全書開載則有九

錢一石七錢一石及五六錢一石不等之例謂係本色則

既分列銀數於米數之上謂係折色則又仍列米數於銀

數之下本折似無一定官吏因以作奸米賤則徵折米貴

則徵本罔上行私有由然矣况稅糧歲額無多不過以本地之糧供本地之兵故從無起運之累前此大兵進勦責令隨地運供事出權宜故不敢自惜其力今底定之後爾滇大兵暨督撫兩標官兵并駐會城一郡之米不敷一歲之用不得不令兩迤各郡運省接支然各郡同一額糧誰宜畱給鎮營誰宜輓輸協濟民間謂非成例告苦告免率藉口於勞逸不均而派撥之間吏胥尤易於操縱臣所謂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者此也合請

勅部按滇省全書九錢七錢等米三錢二錢等麥確定本色折

色行臣曉諭各屬軍民以杜有司私擅改徵之弊仍請

勅下撫臣按通省制營歲需兵糧若干將各鎮營同城及附近二三百里內稅糧照數撥給餘米及不係官兵駐劄並與營鎮寫遠地方之米每歲照省城時價報明戶部改徵折色解省專責糧道就近買米供支大兵以免殘黎遠運之苦先將派定撥給折解數目造冊報部著為定例或俟大兵全撤之後將折解者仍徵本色聽各屬貯倉以備邊儲再俟二三年倉廩既盈永行折解充餉斯

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又如站夫工食各省雖或多寡不等

要在足糊其口長養在站應差偶有逃亡截曠募補法至善也滇省非民稠之地別無應募充夫之人往例悉由里民派出赴站而食用之貴常數倍於他省故里民幫貼之費亦往往數倍於工食夫役之爲民病也久矣今兵燹之後募夫尤難里民多衣食未充更無幫貼站夫之力是一夫之工食足以贍一夫而後上不悞公下不累民乃自省城以至平彝各堡所有額設工食每夫止日給銀三分不足買米一倉升以彼背負肩擡櫛風沐雨度山越嶺尚不謀終日之飽豈遑顧及妻孥此往彼來蹙頞相望勢必

夫逃站倒爰爰堪虞

臣所謂雖有定制不可以久者此也

合請

勅部俯鑒時艱大破成例酌量增給各夫工食斯用其筋骨不致饑其體膚所費無多而所全於民命者大矣至黔省站夫其困苦視滇尤甚今每名每日止給食米一升草鞋銀一分五釐并祈一例酌增永著爲例是尤黔民疾痛呼天延頸以待者也

楊名時飭定夫徭示

爲飭定夫徭永禁濫應以卹民力事照得滇南地處天末

不通舟楫差使往來唯藉夫役負運一切公務經臨或用  
堡夫或用民夫此力役之徵成例相沿原有牌文開明用  
夫名數自當照例應付者近則差役煩擾大小各衙門無  
論是公非公輒用堡夫堡夫少者則用民夫數至累百遂  
使值日之夫苦累不堪兼之院司道及該管驛站衙門差  
役過往每每索折夫價勒取供應剝削無饜至如舖司原  
設走遞公文乃差役委官以及府州縣官上府上省責令  
舖司負包裹行李鳴鑼前導歇宿處所令其溜馬繁役百  
出即將弁千把等無不濫行役使抑且馬遞軍書槩令舖

司引路稍遲則鞭撻隨之再如哨兵係明季以罪人充當  
瞭哨蓋以施之於軍伍也今衛所已裁哨兵全革迤東間  
有存其名者迤西不但不革且立哨長凡遇大官過往必  
於大路搭蓋窩篷敲榔祇候其護解兵餉押送罪犯皆令  
哨兵承役是哨兵名雖革而實仍留以貽累也况押逃護  
餉文有差役武有撥兵何得多索兵夫護送一到旅店勒  
令民夫具雞酒還飯錢折乾橫索不一而足又有名衙門  
差役每過村莊需索人夫背負行李勒索酒食銀錢更有  
各路汛防兵丁往還調換隨路索夫擡運行李什物又紆

入村莊索酒飯供給再各府州縣官上省虐使所屬民夫  
裹糧跟隨擡送如廣南府營上省由府送至彌勒灣路經  
四站男婦往來伺候民何以堪再如前年秋鄧川州因所  
用夫多遂派及婦女州官於婦女面頰上僉判花押使之  
不得逃誤廉恥蕩然矣又臨安府屬曲江有一種包當夫  
係武斷鄉曲之棍徒攬收公差指一派十股削民膏又激  
江府屬路南州有預備夫當時吳逆運銅設此爲害今則  
並無役使而州官猶借預備之名每夫一名收銀一二兩  
入已胥役之婪索又倍之前院甘示禁而舊冊未追根株

不盡以上諸弊本部院下車伊始卽知此等苦累竊恐聞  
見未真今體察已悉良用惻然若不嚴用禁革民因何以  
得蘇除移咨督部院提督各鎮會飭并行司道嚴查禁革  
外合行刊榜曉諭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  
後堡夫仍任擡送之役不得令其送文舖司止任遞送公  
文不得令其背送行李其哨兵哨長名目槩行革禁曲江  
之包當夫一并查禁又路南之預備夫永飭革除追取舊  
冊繳銷若本地地方官上府上省皆當體卹小民不許濫  
用民夫出境遠送至有應辦夫差俱令男人承應不許派

及婦女凡公務差使到站例當承應者驗明牌票上載夫役名數用堡夫者堡夫案名應付用民夫者民夫案名應付不得藉禁違誤如無牌票夫數卽爲私役不許應付其各衙門書吏承差各營換防兵丁俱不許擅用堡夫民夫并不許索取酒飯婪折銀錢紆入村莊恃強宿歇勒索供應務期弊絕風清登斯民於衽席該管驛道設立循環簿飭發各驛站將每日經過各衙門差使取用應付夫馬數目填注明白其有需索婪折等情許卽實填簿內每月一繳循去環來呈候本都院查察如有陽奉陰違仍踵前弊

一經訪聞武則咨移提鎮會查等究文則特疏糾參究擬本都院志在卹民唯知執法慎勿以具文視之

楊名時永禁加煎壓散等弊示

爲永禁額外加煎牧令壓散烟戶商役大戩小秤竈丁插和泥土舖販高擡市價事照得滇省產有九井各井之價值低昂不一分井行鹽之道里遠近不同唯黑井爲最大產鹽亦多前院石以池東各州縣行銷黑井之鹽每多那用拖欠詭稱墮誤乃設立總店在省發販利權在上而秤輕價貴於此始矣又緣李司郭道王提舉三案虧空實多

無從抵補遂爾調停公議加煎餘鹽動輒數百萬銷售以  
補空項及三案補完而加煎如故竈丁困矣迨前院吳到  
任後有黑井沈提舉作法逢迎令竈丁煎鹽時插和泥土  
幾至三七殊甚病民前院甘出示禁止此黑井行鹽之弊  
也白井之鹽滷淺易煎自前院佟加煎之舉行而銷鹽之  
法滯遂使計口授食名曰烟戶鹽州縣勒令烟戶案領責  
之鄉保總領壓散窮民所食無幾而加倍給之豪強之家  
則不敢及且前鹽尚在後鹽又到於是百姓作三分七釐  
領者不得不作一分六釐賣去以後領之鹽賤賣而完煎

鹽之課日朘月削鞭朴桁楊不得已鬻妻子以償徇刀緡  
而死者歲歲有之乃有力者反得以輕價多積賤鹽至街  
出售以牟大利然強暴有司又得借以私鹽嚇詐之矣此  
白井行鹽之弊也琅井之鹽前院石曾立總商操其利權  
今鹽已還有司而發散烟戶閒有數處踵池西而行之者  
此琅井行鹽之弊也雲龍井近亦為加煎餘鹽又以輕秤  
重價竈丁百姓交困焉此雲龍井行鹽之弊也安甯井向  
係官煎官賣今則歸之道管其家人衙役豈得守法奉公  
且工食盤費不得不於鹽上作法此安甯井行鹽之弊也

至景東阿陋彌沙三井產鹽無多行銷亦易而輕秤重價之弊在所不免本部院自入境以來卽聞鹽政叢弊病民留心察訪披查卷案檄飭驛鹽道及各井官開摺呈報去後陸續據呈到院逐一查核除正額應煎外其加煎餘鹽名目繁出反倍於正額之數夫井之出滴有盈縮欲求多鹽不得不插和泥土以敷加煎之額鹽既加煎則行銷必致壅滯有司巧爲迎合先將加增急於銷去而正額反聽其墮誤更欲烟戶受鹽壓之不得不從但顧行鹽罔惜民困雖前有飭禁之行而收令不過案月出具並無壓散烟

戶之甘結徒以了事而已是故欲絕壓散烟戶之害不得不杜加煎雜出之弊也再查黑井之鹽在省設店行銷二十一府州縣之引鹽原額每年五百四十萬觔繼因生齒日繁詳增六款前院又行收買餘鹽之法以足民食通盤打算儘可惠民郵竈何用新井加煎補缺再如白井瀆多易煎據驛鹽道摺開從前收買餘鹽彌補各州縣虧空及至餘鹽銷去查自五十八年至今從未聞有撥發彌補某州縣虧空之文而各州縣之虧空如故則此項餘價銷歸何處徒藉名以重累小民再查當日司道會詳仍給鋪家



小販秤頭鹽十觔卽據該道冊開亦有加秤頭鹽十觔故議價三兩一錢今訪得省店家人商役每多重秤大戥所以每百觔之鹽名雖三兩一錢實則三兩三四錢矣抑且高下其手每鹽百觔只有秤頭五六觔至多亦不過七八觔每怪乎鋪家小販旣受銀數之多索又受觔兩之短少安能禁鹽價之不高昂邪凡此諸弊深足病竈困民本部院前經示禁近聞玩違如故本應拏究姑寬已往爲此示仰撫屬軍民竈戶以及省店商役鋪家小販人等知悉嗣後各井竈戶等只將正額加增役食伐柴不敷等欸勢所

必需歷來有者遵照煎銷外至於抵補虧空以及無名雜出之加煎本部院盡行革除毋留以苦窮竈其應煎之鹽務須乾淨不許仍前插和泥土致干查出治罪如有地方官再將鹽責令鄉保壓散爾百姓者卽赴本部院轅門呈告官以貪劣題參鄉保等立拏杖斃決不姑容爾百姓毋得隱忍甘受追呼責比再如鋪家小販赴省店買鹽者照定價每百觔給秤頭鹽十觔價三兩一錢到店卽發若鹽店人等於定額外多索及短給秤頭指勒不卽發鹽者許爾等赴轅喊稟以憑立拏盡法懲處至鋪家小販本部院

非不知欲覓微利以爲餬口之資今鹽價每百觔三兩一錢之外不許商役多索及大戥秤收秤頭照舊加足十觔不許小秤短少爾等買回即使再有零挫鋸折等項每百觔不過二三觔而已計算店價秤頭合來每觔不及三分在市銷賣浮多三四釐亦已足矣何至市賣每觔昂至五十二三四五文不等計銀四分之外邪示後其秤鹽之秤以十六兩爲準賣錢四十五文不許多賣違者察出拏究其外府州縣之鹽俱各遵照每百觔定價并照外給秤頭售賣百姓小販不得大戥多收小秤短給若舖家小販只

許於買鹽正價外每觔浮多三四釐錢五六文卽地方太遠者亦不許越外昂價致干查究倘行鹽各地方官不照定價少給秤頭縱容家人商役大戥小秤苦累百姓者官參役處斷不輕縱各宜慎遵毋負本部院便民郵竈之意滇之累鹽爲重徭次之爾示後帖然者四十餘年乙酉軍興山僻愚氓皆踴躍趨赴其狀若可憫而其心則甚安蓋休養旣裕亦無不知奉上之道宜爾也緬已請撫猶謂駐防未撤例無所減民稍稍不支而無良之徒復進以加煎壓消之說誅求搜剔鹽之患遂甚于寇丁

已春釀成大變於是官民交困矣已未十月初願園先生出撫始定民運民消之局而于一切夫馬亦以職之崇卑事之緩急勒有實額蓋楊公則纓冠止鬪變在將發之時而初公則拔釜抽薪變當已發之後嗚呼滇之人亦王人耳土地瘠薄輸轉艱難而征稅之紛繁供應之冗雜胥役之苛擾將弁之撓越有求如他省之十一而不可得者夫飲水茹蘗固難遍責之當道然于水深火烈之中略寓惻怛慈祥之意吾不能不于後之君子有深望焉

